

# 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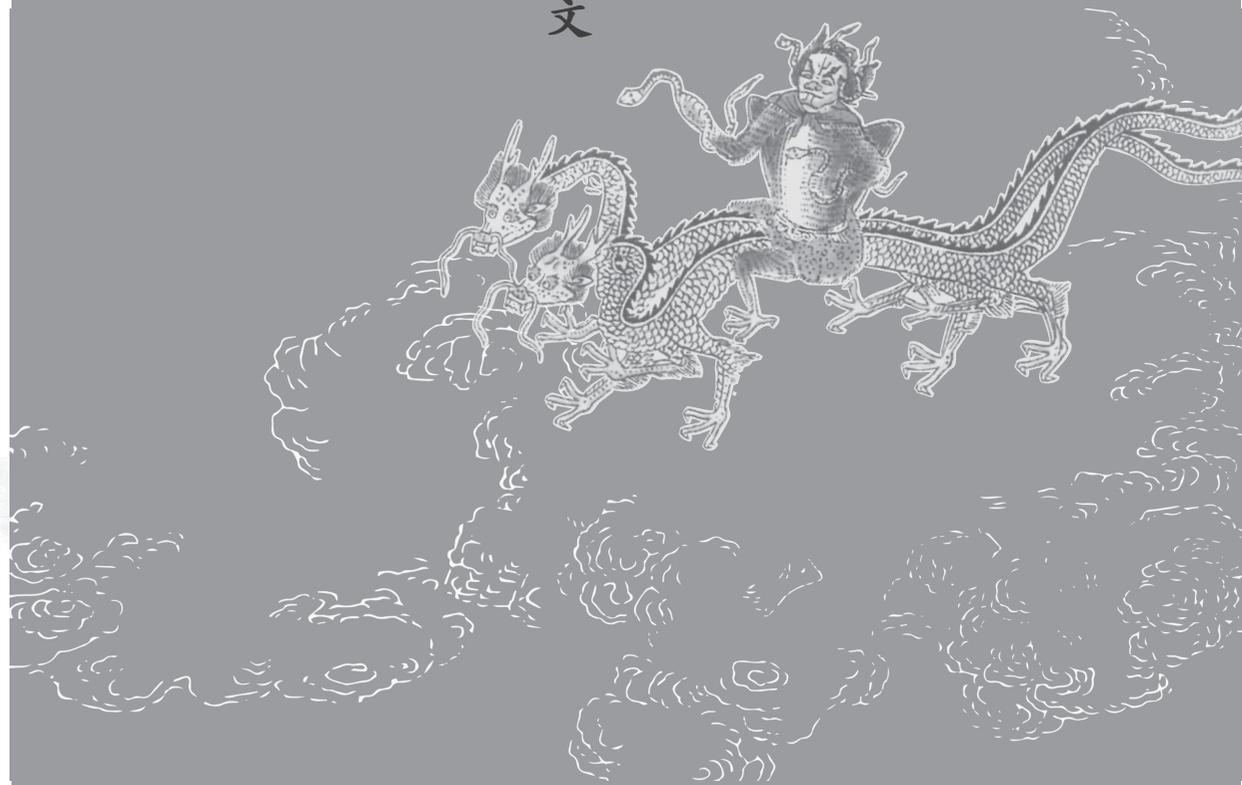
西王母	肩吾	因因乎	石夷	熊山神	飛獸之神	不廷胡余	泰逢	武羅	禹京
黃華旗	朶朶	樓屹	王仲儒	張錦江	張錦江	張錦江	張錦江	張錦江	張錦江
147	129	113	97	79	61	45	31	17	1





# 禹京

張錦江文





東海之渚中，有神，  
人面鳥身，珥兩黃蛇，  
踐兩黃蛇，名曰禺虢，  
黃帝生禺虢，禺虢生禺京。  
禺京處北海，禺虢處東海，  
是惟海神。

【大荒東經】



海上出現了一艘船。航跡有些蹊蹺詭異。

一位在海灘上漫步的少年早就注意到了。

少年脖子上戴着一個紅色楓葉編織成的項圈，腰間繫一豹皮短裙。少年很是英俊。這時，輕柔的海風把少年長長的捲髮吹得向腦後飄散，露出一張黝黑油亮又帥氣的圓臉。他兩道濃黑的眉毛向上揚着，眼睛黑白分明，炯炯有神，寬厚的嘴唇微抿着。

少年覺得，這是一艘平頭平底尋常的運貨船，一艘船舷有六個槳孔的划槳民船。讓他起疑的是，船起先不規則地航行，船頭東晃西晃，鬼鬼祟祟，像是在窺視什麼，或者說在搜尋什麼，之後便徑直朝他駛來，而且船速很快。船的左右兩舷各有三個水手划着船，尾舷有一個舵手，船頭有一個大漢揮着手在指揮。水手都在拼力地划着。

船「吱」的一聲在海灘上擱淺了。這是北海海灘，海灘的沙粒很粗大，夾雜着五色的鵝卵石。漫過沙石的海水清澈透亮，裏面長着長長的海帶，使海水散發出濃濃的海腥味。少年的腳很大，他走過的地方沙面都被踩得凹陷下去，留下了一串大腳丫印痕。

六名水手在大漢的帶領下從船上躍跳下來，呼天搶地地



喊着：「捉住他！捉住他！」隨即衝到了少年面前。

少年立即意識到，這群人不是普通的水手，他們來者不善。但少年並不驚慌，微笑着停了腳步，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。奇怪的是，七個人沒有馬上動手，而是把少年團團圍在中間。少年嘴角露出一絲冷笑，問道：「哪位是船老大？」

這時，為首的大漢向前邁了一步。他個頭最高，比少年高出半截，像座山一樣聳立着，說話嗓門很大。他一臉大黑鬍子往上一長到眼睛底下，往下長到胸口，大鬍子被編成了許多小辮子，一部分拖在胸前，另一部分甩到了脖子後面。他瞪着一雙兇殘的眼睛，像魔鬼一樣可怕。他說：「娃兒，認識我吧？我就是人見人怕的北海魔王黑鬍子。」少年一拱手說：「原來你就是北海魔王黑鬍子，久仰，久仰！」黑鬍子說：「娃子，跟我走吧，用不着我動手吧？」少年說：「我與你素不相識，憑什麼跟你走？」黑鬍子說：「這娃兒，說瘋話呢，我讓你跟我走，你就得跟我走，還認個什麼理？孩兒們，上！綁了他！」黑鬍子上身赤膊，下身圍一草裙，另外六人有胖有瘦，有老有少，也都一樣打赤膊，並不是孩子，黑鬍子怎麼衝他們喊「孩兒們」呢？

少年一聽，這是海匪黑話，他意識到自己碰上海中強盜了。少年慶幸早先的判斷沒有錯：這是一群惡人，黑鬍子是江洋大盜。

少年只輕輕喝了一聲：「慢！」他彎下腰去，隨手撿了一枚形狀如海螺的鵝卵石。黑鬍子叫道：「娃子，你想幹

什麼？」少年說：「我不想幹什麼。我覺得這枚鵝卵石好看。」少年在手中撫摩玩賞了鵝卵石一番，就把它扔了。這時，赤膊佬們看見那枚鵝卵石居然在海灘上爬了起來——這不是鵝卵石，而是一隻真正的活海螺。赤膊佬們驚異得面面相覷，一時沒了語言，也不嚷嚷了，都覺得這娃子有魔力。還是黑鬍子厲害，一腳把那隻海螺踢飛了，又喊起來：「看什麼看！小帶魚、泥鰍，動手！」兩個瘦傢伙醒悟過來，遵命上去扭住了少年的兩條胳膊，然後想把他往船上拖。可是拖不動，太重。這少年看上去也不過百十來斤重，怎麼這般沉？黑鬍子又喊：「蛤蟆、癩瓜，上！」又上來兩個胖傢伙，少年的兩條胳膊各有一胖一瘦的兩個傢伙拽住，但他們還是拉不動。還剩下兩個老頭兒，黑鬍子用手推了他們一把：「老蛇、老鰲，你們來！」兩個老頭兒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，喊一聲：「來了！」他們彎腰鑽到少年肚皮底下試圖把他抬起來，但少年還是紋絲不動。老蛇、老鰲都叫起來：「骨頭也弄痛了！」

最後，黑鬍子來了，嘴裏罵道：「真沒用！看我把你這娃子背起來！」黑鬍子果然力大無窮，一下子就把少年背到了背上。不過，黑鬍子也覺得這少年體重驚人，便如虎吼般叫道：「這娃子重到有如一座山壓在我身上。」少年在他背上說：「你背負的不是一座山，而是整個北海！」胖瘦老少的赤膊佬們覺得少年的話有點兒不對勁，打了一個寒戰。

黑鬍子背着少年到了船的一側，用力一甩就把少年甩上了



船，少年的身子被甩下去時好像一陣風那麼輕，他毫髮無損，笑嘻嘻地躺在船板上。剛才還重得像座山呢，黑鬍子不解。

水手們也都回到船上。船離開了海灘，開始行駛了。

黑鬍子怕少年跳海跑了，在捆綁少年時費了一番周折：黑鬍子先是叫小帶魚、泥鰍用藤草繩捆住少年的手腳，結果捆來捆去捆不住，眼看着已將他的手與腳捆得結結實實，誰知一眨眼的功夫，藤草繩就爛斷了，像被一群螞蟻咬過一樣，變成了粉末。要知道，這藤草繩結實得十個人也拉不斷。嚇得小帶魚、泥鰍目瞪口呆，小帶魚用顫抖的聲音問少年：「娃子，你是妖還是鬼？或者是神吧？」少年說：「你們看看我的樣子，是妖是鬼還是神？我像嗎？」小帶魚搖頭說：「不像。」泥鰍說：「娃子，你怎麼會這麼多法術？讓人猜不透。」少年說：「我哪裏有法術？你們看花眼了。」小帶魚說：「不過，你這娃兒性子這麼好，我們這麼對付你，你一點兒都不發怒，也一點兒都不怕。」少年說：「你們人多，我只一個人，怒也好，怕也好，往哪裏逃？只能忍着。」泥鰍說：「我不同你娃兒說了，我要稟告黑鬍子，繩子爛了綁不了。」

不一會兒，泥鰍帶着黑鬍子來了。黑鬍子手裏拎着一副青銅手銬和一副青銅腳鐐，他把這兩件東西往船板上一扔說：「這是鎖天庭重犯用的，銬鎖上了神仙也逃不了。」

黑鬍子自吹自擂這兩件牢獄用具的來歷。黑鬍子說：「這是黃帝戰勝蚩尤後，捆鎖蚩尤用的手銬、腳鐐。蚩尤被

處死後，黃帝就把手銬、腳鐐送給了我。我一直藏着，還沒開過葷呢，今天就給這娃兒開開葷。」小帶魚與泥鰍從來沒有聽黑鬍子講過這件事，今天聽聞此事，都覺得他與黃帝有過瓜葛，非神也是仙了。他倆對黑鬍子投去驚慕的目光。不過，少年隨即糾正了黑鬍子的說法。少年說：「我倒聽說過，黃帝在黎山將蚩尤處死後，蚩尤身上的手銬、腳鐐就被丟棄在那裏，後來變成了一棵楓樹。」少年的話讓小帶魚與泥鰍心裏咯噔了一下，他們心裏嘀咕着：「這娃兒連天上的事情都知道呢。」也都對黑鬍子的話疑惑起來。哪知，黑鬍子惱羞成怒：「胡說！」少年辯駁道：「是我胡說，還是你胡說，你心裏清楚。」黑鬍子怒不可遏地說：「不與你這娃兒囉唆，給他銬上！」於是，小帶魚與泥鰍遵命給少年銬上手銬，戴上腳鐐。

果然，這青銅的東西沒有斷掉。黑鬍子放心地去船艙裏睡覺了。船艙其實是一個小木棚，在船的尾部，裏面只能容納黑鬍子一人躺下。晚上，除了黑鬍子有特別的睡艙外，其餘的人都只能露宿在艙前的船板上。應該說，這船上還有一個人沒有交代，那就是在船尾掌舵的老蟹，他也是一個小老頭兒，與老蛇、老鰲在船上號稱「三老」。

老蟹還算穩重，待小帶魚與泥鰍坐上划槳位子後——船舷的六個槳孔裏各插着一把槳，他們各執一槳與另四人一起划起了船——他與少年攀談起來。

老蟹此前一直關注着少年的一舉一動，在這老江湖眼



裏，少年有能使藤草繩化為粉末的法術，又能知曉天上的事情，他預感這娃兒定非一般凡人，又見娃兒一表人才，性子不溫不火，隨黑鬍子擺弄，覺得這裏面一定有玄機。他想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不能把事做絕，得給自己留條後路。

老蟹眯起笑眼對少年說：「娃兒，讓你受苦了。」少年想，這人倒還有點兒善意，便說：「老伯，你就跟我說實話吧，黑鬍子一幫人平白無故地抓我到船上，到底想幹什麼？」老蟹說：「不瞞你說，娃兒，黑鬍子是做人肉生意的，在海上殺人越貨，把民船點一把火燒了。黑鬍子是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，這一帶的漁民、商賈一聽到黑鬍子來了，就會嚇得魂飛魄散。我是被他抓來的，一家老小七口人都被他殺了，扔在了海裏。我天天看着黑鬍子這夥人作孽，卻不敢阻止，只能提心吊膽熬日子。給娃兒說句掏心窩的話吧，黑鬍子見你年輕又好看，想抓你到前面的穿胸國換金子。這個國家的人心術不正，原先長着歪心，後來個個生疔、生痘，心都爛了，換成狼心狗肺，又都爛了，後來這心沒了，胸口便留下一個大空洞。穿胸國國王專做人口買賣的生意，買進長得好看的男孩女孩，然後又高價出售換更多金子。」少年說：「這種壞事也只有沒有心的人才做得出來。老伯，你把這些講給我聽，你就不怕嗎？」老蟹說：「娃兒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一定會救我。」少年說：「老伯，放心吧，我會救你。」

天色暗下來的時候，船停靠在一個小島的岸邊。

這天夜裏發生了一件事。

半夜時分，小帶魚覺得有點兒冷，被凍醒了——這正是七月暑天，哪有這般寒氣？他想尿尿，就去了船尾。這時，他看到了一片金光，金光裏罩着一個人面鳥身人，那人面目嚇人，雙眉豎飛，雙目上揚，闊嘴，隆鼻，耳朵上掛着兩條青蛇，兩鬢粗硬的頭髮像刺叢一般，頭頂用紅綢巾束一髮髻，脖子上也圍一三角紅綢巾，上身、手臂覆滿金黃色的羽毛，長着人的手，腰間繫着金黃色的豹皮，下肢是粗壯的鳥腿，長着鳥爪，踏着兩條青蛇。小帶魚嚇得屁滾尿流，連聲喊道：「妖怪，妖怪……」水手們都被他驚醒了。

月色很好，海面一片寧靜，一隻夜遊的鳥掠過小島。船尾的少年戴着手銬、腳鐐酣睡着。船尾的金光以及金光中的人已不見蹤影。多麼平靜的夜海呀。水手們都說小帶魚說胡話，大概是在做夢吧。隨即對他一陣戲謔嘲笑。小帶魚說：「我千真萬確看到了一個嚇人的妖怪，也許是神呢。」黑鬍子睡在船艙內，鼾聲如雷，艙外的吵鬧聲沒有把他驚醒。

海與島重新歸於平靜。大家又都睡去了。不過，小帶魚說的那一幕，無論真假，都在每個水手心裏留下了陰影。

第二天白天，事情更奇怪了。

黑鬍子的船是條極不安穩的噬血怪魚，在海上游弋着。在太陽剛剛升起來的時候，北海的海面一片血色。很大很圓的太陽像翻滾着的火紅巖漿。黑鬍子一雙充血的眼睛透過升騰在泛着波光的晨海上的薄薄霧靄，敏銳地看到了一條船——一條漁船。

黑鬍子當然不會放掉這個獵物。

黑鬍子的船餓虎撲羊般地駛了過去。

當黑鬍子的船突然出現在那條漁船前時，漁船上的五六個漁民驚恐萬分地喊叫起來：「黑鬍子！黑鬍子來啦！」黑鬍子站在船頭，他的頭上戴着一頂不燃冬草編織成的頭冠，從冠頂掛下一條點燃的火繩，這細長的火繩點燃起來很慢，是用大麻繩蘸上硝石水和石灰水做成的。這樣的裝扮很是嚇人，他的臉連同那雙兇殘的眼睛，還有大黑鬍子，完全被火繩燃燒所產生的煙霧籠罩着，像從地獄裏鑽出的魔鬼。黑鬍子在海上搶劫時以及作戰時都是這個打扮。

漁民慌亂地丟下正在網魚的漁具，掉轉船頭欲逃時，黑鬍子的船已靠上了漁船。小帶魚、泥鰍正欲把纜繩甩上漁船，蛤蟆、癩瓜、老蛇、老鱉都舉着石刀、石斧準備跳上漁船，黑鬍子惡狠狠地攥着一把大石砍刀，唯獨老蟹一人坐在舵位上。

眼看漁船難逃一劫，這時，突然颳起一陣寒風。這寒風在水手中旋轉着，緊圍着每個準備行兇的人的身軀，發出刺耳的尖嘯聲，冰涼刺骨，大暑突然變成嚴冬，轉眼之間，黑鬍子等一千人都凍僵在那裏。真是怪事不斷，這些僵硬着身子的人，眼珠能動，看得清發生的一切。他們眼睛瞪得大大地看清了，那個少年模樣的人變成了人面鳥身人，與小帶魚昨天夜裏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樣，他周身散發着金光。水手們都嚇得閉上了眼睛。黑鬍子還有他的嘍囉們都清楚地知道，



他們碰到北海海神禹京了。

北海海民們孩提時代就從父輩那裏聽說過，北海海神禹京的母親是東海海神禺虬，而禺虬的父親正是黃帝。所以，禹京講他外公處死蚩尤後，被丟棄在黎山的手銬、腳鐐變成了一棵楓樹的事自然說的是真事了。至於黑鬍子編排的故事，不容置疑是假話了。那麼，黑鬍子的青銅手銬、腳鐐又來自何處呢？有一種說法是，黑鬍子打劫過一條官船，官船上有一牢獄頭，這手銬、腳鐐就是從他手裏劫來的。

漁船乘機逃走了。只見漁民們都跪在船上，向泛着金光的地方伏拜不起。

禹京只現了一會兒原身，不久，站在船尾的依舊是那個戴着手銬、腳鐐的少年。

被凍僵的人也都解了凍，一個個活起來了，不過每個人的臉色都如死灰一般，黑鬍子草冠上的火繩也早就熄滅了。

少年說話了：「黑鬍子，北海魔王！你也該收場了，給我解開手銬、腳鐐！」

小帶魚、泥鰍不敢遲疑，立即給少年解了手銬、腳鐐。

少年又說：「黑鬍子，北海魔王！你罪孽深重，為北海黎民，我早該收拾你，這次我親眼見到你貪婪兇殘至極，隨心所欲，塗炭生靈，可惡又可恨！此刻還有何言可說？」

黑鬍子顫抖起來，大黑鬍子居然掉下來，露出了下巴——鬍子竟然是假的。他忙說：「我該死，求大神饒命！」

少年再說：「在你下地獄前，讓你與你的弟兄們喝頓美

酒，痛快而去！」

黑鬍子與一千海盜點頭稱是。

突然，奇跡發生了。船上流淌着葡萄酒的香氣，那船艙上爬滿了葡萄藤，結出了一串串亮晶晶的葡萄。艙內多出了一個裝滿酒的石酒罈，還有盛酒的石杯。海盜們驚得目瞪口呆，都覺得大限到了，一時間想起老蟹是唯一沒有被禹京凍僵的人，都拜跪在這個穩重的舵手面前，求他幫忙向神說情，放了他們。老蟹剛想說什麼，艙裏跳出了一隻山貓和一隻山豹，齜牙咧嘴要嘶咬這些海盜，嚇得他們東躲西藏。

少年說：「開始吧。大黑鬍子沒了，北海魔王還在，你先飲一杯。」

北海魔王捧起石酒罈往石杯中倒了酒，在山貓、山豹的怒吼聲中一飲而盡。接着小帶魚、泥鰍、蛤蟆、癩瓜、老蛇、老鱉也照樣飲了酒，到了老蟹要飲時，少年阻止了他，少年說：「你是好人，就不用飲了。」

第一個飲酒的北海魔王突然鼻子與嘴唇連在了一起，彎曲成了魚嘴，其他人還沒來得及叫喊，便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：他們的身上長出了黑色的魚鱗，脊背彎曲了起來，兩臂收縮成了鰭，雙腳合併成了魚尾巴。他們一個個都變成了魚，從船板上跳到了海裏，在海裏浮上浮下地游着。船上只剩下禹京和舵手老蟹了。

這時，只見船尾閃過一道金光，禹京變成了人面魚身，



騎着兩條金龍騰空而起。原來，北海海神禹京有兩種身份、兩種形象：他是北風風神時，是人面鳥身，掌管冬季，生出寒風；他是北海海神時，則是人面魚身，保佑北海生靈。

此時，禹京騎龍巡海去了。在空中，禹京說：「老伯，善有善報，好好過日子去吧！」

老蟹的船隨風漂走了。